

钱眼识人

与价值观约会

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约会在经历好奇、试探、怀疑、犹豫等百转千回的心理过程之后，终于情难自禁决定进入最亲密的阶段时，电影居然采取了突破想象力的表现手法，整个过程中两人颅内的情绪分身，一边四个，总共八位“嘉宾”开始展开“实时弹幕”进行点评，支招，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。这就是刚刚引进国内院线的意大利电影《关于约会的一切》。它由9年前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，被多语言翻拍的《完美陌生人》原班人马打造，导演保罗·杰诺维塞带来当年卡司中的部分演员重返片场。97分钟的片长非常友好，豆瓣评分已经达到8.1，由此可见它是有些厉害的“东西”。

故事哪里是成年男女在酒吧邂逅兴之所至的约会，简直是一次价值观的“团战”，约会只是“辩题”，是两个情海历劫的罗马男女“赌”上自己漫长的成长期关于爱情、人生、梦想乃至性，所有知识、经验以及价值观的较量。约会发生时间的设定就是全球经济下行的当下，女主劳拉的家住在天花板倾斜的老式公寓顶楼，目测光线不佳，她为了招待男主皮耶罗是在烤箱里准备了千层面。皮耶罗一半为了“宽慰”

情人看剑

一部将近三个小时的文艺片，在当下还能吸引多少人坐下来注目凝视？电影《但愿人长久》给出了这样一道拷问。不过，从“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”到网络，影片不在影院，就在流媒体，总有容身之处。话说回来，这个电影时长，已经表明一种态度，就是要悠悠长长讲述一段女性命运，大小浪花，事无巨细，也是非如此不可。何为“但愿人长久”，电影里的这对姐妹，姐姐名叫夏婵，妹妹名叫夏娟，凑起来就是苏轼词中的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这是一种人间愿景，和和美美，相伴相依，但也如月光一样遥不可及。妹妹全程没有现身，故事全由主人公夏婵主导，她的童年创伤，她的现实困境，包括纷至沓来的育儿问题，妹妹的女儿又寻上门来求助，凡此种种，把她围困在一张无形大网之中。如何突围，夏婵并没有主张，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，缺钱的时候搞钱，崩溃的时候淌泪，不知不觉当中，三个小时也就似水年华一般过去了。电影说是书写三代女性情感史诗，其实更像另一版本的《乔妍的心事》，所有重担负载于一代人身上，是这代人的左右互搏。在《乔妍的

她，一半或许也为了挽尊说，自己厌倦了在周末餐厅约会，人多且不尽兴。但双方在谁应该主动倒红酒时都犹豫了一下，因为谁也不想自己看起来像低姿态的招待，最后还是劳拉倒了。在进门的时候，皮耶罗带来的是一捧代表勇气的雏菊，劳拉说很少有人会送这样的花来约会，而不是更有显示度，更符合主题的花。约会的成本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两人的考量中，一捧雏菊、烤箱里的千层面，自己动手倒的红酒，他们的筹码在物质上捉襟见肘，只能寄希望于厚积薄发的价值观了。

在劳拉的脑里有一位身穿套装，不苟言笑的女嘉宾，她曾经劝劳拉约会身穿印着切·格瓦拉头像的T恤，她是女方约会中最大的阻力，其实她可以有具象化的指代，就是两次在台词中出现的文化名人，意大利重要的思想家与艺术评论家，卡拉·隆齐（Carla Lonzi），她的名著《我们唾弃黑格尔》也曾经被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提到并奉为经典。劳拉在读大学的时候深受其影响，课题就是如何让自己在约会中显得不那么“爱男”甚至“慕男”，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低姿态的表现，为此她讽刺皮耶罗在内的男

像飘萍浮花一样活着

心事》里，姐妹争执集中于那个合法身份，因为彼时生育政策所致，必须抢夺唯一的生存资源，才有后来那些故事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半生恩怨也由此产生，姐姐一早被送出去了，因此心有怨怼，因为一路缺了家庭温暖，独自一人闯荡成都，也会把所有问题归结于原生家庭。电影一开始，她被骗生下一女，后来妹妹因病去世，她女儿找来，于是有了一个由三个女性组成的临时家庭。这个临时家庭的建立与延续，成为整个故事的主体部分，一个单身母亲要照看两个后辈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三个女性一台戏，必然演绎无数悲欢。最大难题是女儿上学的问题，夏婵找人买学位，再次被骗，那边厢侄女也有自己的生活与梦想，一时出走一时回归，这个家庭看似岁月静好，其实也风雨飘摇，岌岌可危。这是漂泊者的宿命。

于是所有问题又回到夏婵身上。说起来她面目姣好，气质不凡，平时在风月场中打转，经常给陌生人各种安慰，只是一到关键时刻，谁也帮不了她。因为故事发生在成都，城市便成为不可忽视的另一主角，大有上海之于王琦瑶的性质。成都也是一个繁华坐标，春熙路、大熊

一场与自我的奇遇

PX200 耳机——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的时代符号堆砌，而是成为推动叙事的情感纽带。当朴树的《New Boy》与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响起，这些旋律成为连接两个时空的情感桥梁。导演巧妙地构建了一种“中式梦核”的美学体验，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物品，因承载了集体记忆而焕发出梦幻般的光泽。

这些物件之所以能搅动集体记忆，或许正因为它们锚定的不只是某个年代的样子，更是那代人骨子里的精神气。电影对“中式梦核”的挖掘不仅在于物品的复刻，更在于精神内核的把握。那种在经济腾飞初期充满希望又带点迷茫的时代气息，被精准封装在少年黄遇奇染着粉红色头发的身影里。而中年黄遇奇测量血糖的日常仪式，则成为当下中年人健康焦虑的缩影。电影不满足于简单呈现这些时代符号，而是让他们在双向穿越中对话、碰撞，最终达成和解。这种处理方式让怀旧不沉溺于感伤，让现实不陷于绝望，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
可电影没止步于让两个时空的情绪共振，反而带着点自嘲的清醒，戳破了穿越故事里最诱人的幻想。当中年黄遇奇回到过去，发现自己记不住彩票号码、不敢炒股、没房可炒时，电

性并不会盲背出女人的服饰细节，关心的只是约会时干什么。

激情过后，劳拉岔开话题突然说一句想养狗，后悔不已，皮耶罗以为对方讽刺男人像狗甚至不如狗贴心，但实际上这已经是劳拉脑洞清奇的反射，是发出邀请对方真正进入日常私领域的信号。本来，就像劳拉所说很多人事后保持沉默，是一种体面的惯性。谁也不敢率先破坏规则，谁主动谁被动。在故事的结尾，套上切·格瓦拉T恤的劳拉似乎要从过去的激进思想中获得内核稳定的勇气，但她还是“输”给了自己真实的需求，她再也无法忍受醒来还是一个人的寂寞，她打开门接受了勇敢返场的皮耶罗。此时，双方的嘉宾团偃旗息鼓，意识到活在当下的必要性。电影最后给出一个看起来并不炸裂，温柔的解决方案，不如大家一起煮面条，明天过后再说吧。我们巧合生活在一个追求速度、效率和性价比的时代，当相爱的人跨过音浪，有幸拥抱在一起时，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此刻他们感受到的全部，脆弱与易朽成就了爱情的珍贵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猫爬墙雕塑、寻常巷陌广场舞，足以建构出一个切实可感的背景，拼尽全力容身于此，却也茫茫无依，人物的苦难与挣扎，因此又渐渐地有了一种飘萍浮花的味道，更加像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夏婵虽非道德楷模，她的不完美，恰恰就是主创眼里的完美，带有强烈的抒情与审美意味。

没想到的是，在一个类似传销性质的场所，影片还搬出作家三毛的一段采访，那个采访端出了这个城市的底色。三毛柔柔地说道，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，成都人相当温柔。尽管这是诈骗团伙的某种话术，却也歪打正着，在假模假式中揭开一点真相，故事主人公们身处的，确实是一个温暖人间。领会到这一点固然让人感动，但要抵达这种认知，却又要经历千山万水，要一次次试错，学会去辨识去搏斗，才能“看山还是山”。尽管片中的一些对白，“男人一个都靠不住”“女人都是骗子”，略有些幼稚，但他们也是如此这般磨砺成长，直至成为温暖人间的一份子，于这座城市而言，他们既是面子，也是里子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影以自嘲的方式解构了“穿越逆袭”的套路。而少年黄遇奇来到未来，原本幻想成人世界的自由，却要面对父亲高昂的养老费和儿子的前途问题。电影承认了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态，探讨了一个我们常常幻想的问题，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开始，是否能过得更好？《奇遇》给出的答案是，无论回到过去还是穿越到未来，我们始终会面临选择和责任。即使回到过去，黄遇奇依旧会遇到无法避免的选择；即使穿越到未来，年轻的黄遇奇也必须承担起责任。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未来我们过得很好”。这不仅是黄遇奇对自己的一句安慰，也是对所有观众的一份鼓励。

最终，两个黄遇奇在星空下坦诚相见，他们不再是互相指责，而是两个生命切面的深情拥抱与互相确认。原来，真正的成长，并非是对过往自我的全盘否定或切割，而是在时光的流转中，学会理解、接纳并拥抱那个曾经莽撞、可能犯错，却无比真实、充满生命力的自己。当星空下的对话落定，影院灯光亮起，观众带走的不仅是笑疼的肚子，还有一种与自己和解的可能——无论18岁还是43岁，都是生命该有的味道。

朱竞妍

花言峭语

董璇和张维伊，又一次场内场外共同推进的“叙事”

早在七月份，董璇就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和张维伊结婚的消息，后来也在微博上放出了两个人的合影，配文是“想让时间静下来”，但这件婚事真正引起网友注意，以及大规模的评议，却是在真人秀《姐姐当家》开播之后。

节目热度虽然不比去年这个时候播出的《再见爱人》第四季，但也奋起直追，董璇和张维伊这一对夫妻则是节目的焦点，张维伊理单时手机没信号，在董璇付款之后，还要求董璇退款由他来付的段落，以及各种场景里的对话、姿态，还有节目之外，张维伊表露的对生育的渴望，和家

长对这个愿望的支持，都已经被网友细细剖析过了。到了最新一期，节目给董璇和张维伊的设定，已经基本定调，在这一期的母带里，与董璇和张维伊有关的片段，是他们一起吃饭的场景，一闪而过的弹幕里，几乎所有的评议都和张维伊有关，“脖子驼”“吃饭砸吧嘴”“董璇给他夹菜，他就光顾着吃，就知道让董璇照顾他”“一个付出型，一个享受型”“和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嘴里还吃着东西”“二郎腿、兰花指”。

这样浩大的讨论，不可能只聚焦在这一档节目，一档节目的材料远远不够，董璇之前的演艺经历和情感经历，张维伊的演艺经历，都被深挖出来。特别是董璇和张维伊的婚礼，是讨论的重点，网友发布的婚宴照片，几乎每个细节都没被落下，婚宴的钱是谁出的，金首饰是谁买的，担任伴娘和伴郎的诸位男士女士，当时在想什么，是什么感受，都已经被条分缕析地讨论过了。

之所以不想凭借这些材料，得出一个张维伊高攀董璇，或者董璇“明明应该有更好的选择”的结论，是因为在面对所有送到我们面前的这些人和事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个判断，这是“叙事”，未必是事情本身，一件事一旦成为“叙事”，就意味着它有创作之手的介入，有取舍、有剪辑、有伪饰或者夸大的部分，甚至有先行的主题和判断。张维伊未必有那么不堪，董璇未必有那么糊涂，即便现在看到的这些场景和细节，也都是些鸡零狗碎，不足以对两个人的婚姻形成什么判断。但显然，“女演员一不小心又找了一个渣男”的叙事，更容易在当下得到共鸣，更容易激发讨论，如果现有材料不足以形成这么一个局面，大家就一起参与进来，促成这样一个叙事趋势，甚至提前给出一个叙事结论。

这场“叙事”，未必有主导人。各类节目的制作方，虽然对当事人身上的矿藏有明确的认识，知道哪些可以挖掘，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挖掘和呈现，也知道呈现之后的后果，当事人也对这些手段和后果有所了解，并持有一个默认的态度。但所有这些人，对它真正的后果是缺乏了解，也不可能控制它的。所有人都只是一个发起人，而不是主导人，发起人只要知道，这将赢得巨大的反馈和流量就够了。

前车之鉴就是《再见爱人》第四季，麦琳和李行亮这对宝藏夫妻，一旦进入节目，并且展露了身上蕴含的争议性，他们就进入了一场场内场外，线上线下共谋的叙事，他们不是他们，甚至参与叙事的人也不再是自己，大家都进入一个亢奋的故事里，全然不顾，故事落幕之后，所有人如何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。

现实生活里，我们也从没摆脱这种对“叙事”的渴求，以及对叙事艺术的津津乐道，几件引起巨量讨论的事件，处处都看得到操弄故事、蛊惑人心的痕迹，风暴已经袭来，我们沉浸其中，浑然忘我，已经忘却来时路，也失去了退路。

韩松落
作家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